

Chuan - Wen Hil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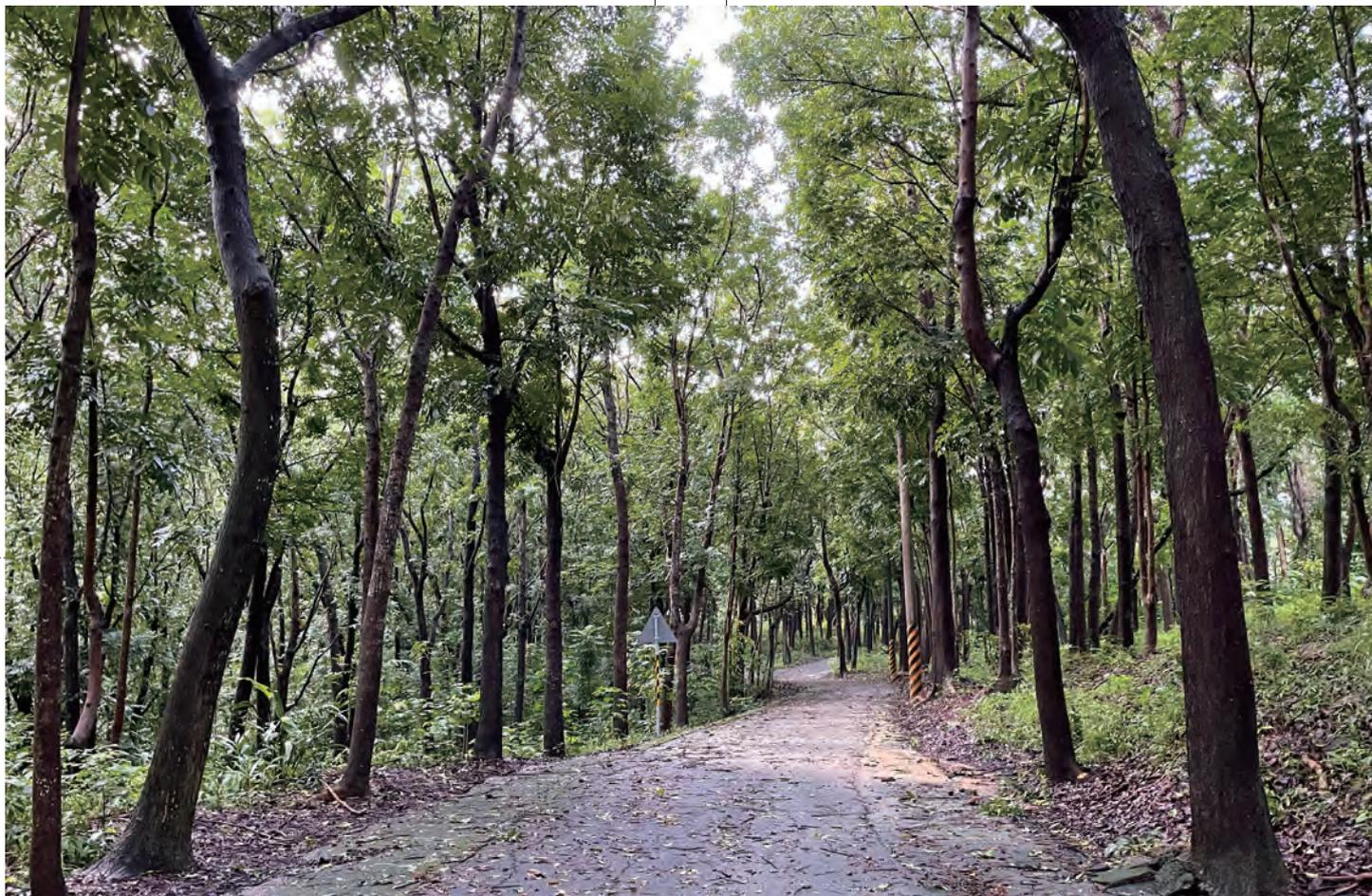
曾文溪的
100個故事

川文山

川
文
山

008

文——黃靜瑩



川文山的小徑

川文山

夜裡，亮晃晃的空盪車廂，從桃花心木的樹幹間隙滑過，像是一道頭尾不曾打結過的縫線，短暫地交疊起川文山的裡與外。車過時分，光線閃爍。

鳥人

第一次走進這片人造林，是在2020年的冬天，一位年輕的鳥人帶我去看她的私人「秘境」。鳥人曾在這裡埋葬下她豢養的兩隻鳥，一隻是撿到後，養沒幾天就短命離世的藍色虎皮鸚鵡，另一

隻名叫「丘比」的玄鳳鳥。丘比在一場車禍中因為撞擊被離心力拋出，鳥人只記得懷裡的那團溫軟，突然就被一股力量抽空，此後肚腹一帶留下了一個難以測量其深廣度的空間。鳥人偶爾會帶著吉他到林子裡滴溜溜的唱著歌曲，就在桃花心木環繞的圓形水泥平台的正中

央，然後從那方空間裡發出陣陣的共鳴。

後來，我偶爾也會來這裡走走。這座人造的林子，慢慢浮出它千奇百怪的樣子。不久後我就在林子裡遇見了另一位鳥人，這位年長許多的鳥人，手提著裝飾了人造花的水果籃，一隻紅冠鸚鵡長年站在他的肩頭上，鳥爪深陷在他的上斜方肌裡。這位鳥人有次跟我講述起，在這片林子內外的七棵大榕樹的故事，這幾棵百年巨榕的位置到底在哪裡？鳥人也記不清楚，只知道樹冠下氣根密布，支撐起那高聳濃密的榕樹葉冠，從天空看下去，彷彿七顆活跳跳的綠色眼珠。

他的語氣，讓我想起我曾做過的一件事，大約在十多年前，有一晚我在一個馬路拓寬工程旁，撿回幾枝被切裁掉的榕樹氣根，浸泡在那時租的老公寓的舊浴缸裡。本來只是想軟化纖維搞點編



織，結果那浴缸裡的氣根一天一天滲出體液，兩週之後，是一整池暗紅色的混濁血水，直到我的室友難以忍受，那彷彿兇殺現場的氣味。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沈默的生命體，是如何儲存了難以抹滅的傷害記憶。如果植物會說話，我想榕樹恐怕可以說出千百年來，曾在這片土地上陰魂不散的所有怨言恨語。在那之後，我便對榕樹心存最高的敬畏。

手杖人

非假日的早、中、晚不同時段，這片林子會有不同的人來走走。固定的時間，固定的路徑，固定的招呼。相較於那些假日時期偶爾慕名來訪的遊客，這些被固定下來的臉孔，總顯得很平靜，甚至專注。彷彿不管生活中的風浪多大，只要可以走走，就可以把自己走成土壤裡那些抓握住地心的根脈。

梅雨季裡，我遇見了從2000年就開始每天來走路的許大哥，渡頭人。遇見他的那一天，他拄著七里香做的小手杖，正在採集人造林下被落葉覆蓋住的「雞肉絲菇」。上網查了雞肉絲菇的資料，原來雞肉絲菇是姬白蟻為自己種出來的巨大食物。我已經不只一次看見雞肉絲菇的採集者，他們會拿著塑膠袋，平日是接駁車司機、退休警官，但在雨天與雨後，便會化身為一個依靠土地與



川文山

個人經驗的採集者。沿著大哥們分享的採集細節，我在這片人造林的落葉覆蓋下也開始能看見、找到一些菇類，但我實在還沒能擁有足夠的自信，可以把遇見的菇類吃下肚。

印象中，天氣最好的一天，走完1.5小時的路程之後，在停車場遇見了一位拄著雙杖的中年男子，我在2014年的一篇地方報導中見過他的身影。他是一位尾椎第七節神經受損以致於下半身癱瘓的車禍傷者，從2007年開始，固定每週三天會來步行復健。那天，他直著身體與我擦身而過，帶著一種與這片桃花心木林已相識多年的氣息，點著手杖往前邁步。昨日剛好開始念起《樹冠上》這本書，「大地的每一寸土壤都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予以抓取」，我忍不住開始幻想，尾椎第七節的神經密布，是否也與樹冠、根系之間，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訊息交換關係？